

王 至
鶴 學
儀 理
合 譯

X
光
線
下
的
歐
洲
(全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再版

(* 34921 A 渝裝)

X 光線下之歐洲 (上册)
(X Ray of Europe)

渝版藥料紙

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印 必 有
所 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Eugene Lennhoff	王 鶴 學	王 雲 五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重慶白象街	重慶白象街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著者自序

● 當本書原稿送交出版家時，全世界仍期望在歐洲建立一道有力的和平陣線，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慘劇之發生。在本書付印同日，里賓特洛甫 (von Ribbentrop) 飛赴莫斯科，偉大的反侵略防衛陣線的計劃遂告流產。迨本書初與世人見面之時，歐洲大戰業已爆發。凡此種種悲慘的政治進展，勢必發生許多改革，而本書所述者仍與自始無異。牠是歐洲實力的決算表，仍能分別表示民主防禦集團，侵略國及中立國之經濟、軍事與政治力量。

在過去數星期中，局勢雖已有多少轉變，但民主和平陣線則仍屹然不動。蘇聯之與希特勒妥協，遂使和平陣線不得不訴諸戰爭以維持和平。和平陣線現已從事戰爭，剷除未來的侵略威脅，並恢復歐洲和平局勢之保障。和平陣線——這名稱在戰爭中仍可使用——之主旨在救護自由，以抵抗奴隸自由之敵。它期望在國際生活中消滅武力的紛亂狀態，無非對於它的主張終必獲勝，毫無疑義。

在這次戰爭中，經濟和政治的因素將居於特別重要的地位。

民主國的政治優勢亦具有軍事的重要性：它證明民主各國的精神健全，並增強其軍事抵抗力。在民主國手中，一千來福槍的軍事價值，必將高於同樣的武器在法西斯獨裁手中。民主國可乘贗武的納粹制度之弱點。侵略國家的弱點顯然端在政治方面。納粹連鎖中之最弱點，不在財政的危機，亦不在原料的機危，而在政權與人民間的關係，人民抵抗力的低劣，將令其政權在最緊急的關頭崩潰。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於倫敦

譯者序

本書著者歐根南諾氏 (Eugene Lennhoff)，瑞士人，曾游學於柏林。自第一次大戰前，即爲記者以至今日。大戰期間，曾在歐洲各國任戰時通訊員，並多次出席國聯大會與其他各種國際會議。氏之英文著作，已出版者，有『The Freemasons』，『The Last Five Hours of Austria』，『In Defence of Dr. Benes』與『Czech Democracy』等。其中『The Freemasons』一書，獲有比利時 Peeters-Baertsoens 獎金。本書之作，據南氏自稱，因鑑於一般人對每日發生之大小時事，每多不明，故以其所任英國郵報 (The Telegraph) 駐外記者之資格，於駐在維也納、日內瓦、倫敦、以及其他各國之首都時，搜集種種資料，歷時至五六年，始克脫稿，其目的在使一般讀者，對於歐洲情形獲得系統之認識。

著者係一傑出之記者，經驗豐富，學識淹博，對於國際間之情勢、條約、宣傳技倆、以及政治內幕，皆有深刻之研究，故本書雖脫稿於二次歐戰之初，然對其後局勢之發展，多能燭照先機。著者於本書中，對其所熟悉之歐洲二十二國之政治、經濟、軍事、民俗之真相，與夫各國之工業、軍事及戰鬪力量，皆有詳細之說明，而於今日國際間之關係人物，咸作幽默之介紹。總之，本書誠可稱爲歐洲之政治百科全書，而爲研究國際情勢者人人所當讀。譯者譯述本書，力求忠實，然因其中有數點與我國今日之國策稍有不合，故略爲刪節之。

在此非常時期之大後方中，西文新書，至不易得，本書承張公權先生惠贈，使譯者得藉以介紹於國人，謹此誌謝。

譯者 三十二年十月六日

上冊目錄

譯者序

著者自序

緒論——各國的關爭

第一章 德國

第二章 意大利

第三章 西班牙

第四章 匈牙利

第五章 蘇聯

一
一三
五六
九一
一四
一二五

X光線下的歐洲

緒論 各國的鬭爭

在今日這時候，我以為對於當世的讀書界最有用的貢獻，莫如以歐洲二十六國的實際情形作一審觀的敘述。沒有一天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許多問題，而不易獲得權威的答案。

這一國或那一國的立場如何？這一個政府或那一個政府的態度如何？那個政府是否穩固？它是否以大多數人民的支持為基礎，抑以暴力與嚴厲控制民衆之手段而支持其勢力？它的經濟和戰略地位強弱如何？而經濟與戰略地位對其已揭示的實際的或可能的政策又有何影響？類此種種無量數的問題，遽然而起，往往積極的呈現於一般正在估量戰爭之後果及如何維持較久的和平基礎的有心人之前。

就全體觀之，這問題是如此的廣汎，如此的多方面，如此的複雜，致使一般人逡巡不前，莫敢從事於答案的提供。然而學者苟能獲得充分的材料，則此種工作當亦可化繁為簡。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發見若干種廣汎的基本原則存在於每一國中；不過表示此種原則之自由，大小不一，隨國而異而已。在經濟的、軍事的及選舉的統計之後，在國家構造與行政機構的特質之後，還有一種出自人羣的原動力。人羣組成各民族；而這些強大活動的集羣可以創造歷史，並隨歷史之進展而創造其自身的命運。

在今日，歐洲不僅為各國與民族間的地理與種族之縱的界限所劃分，而亦為同等重要之橫的階層所劃分；這種橫的階層，不顧任何強暴與壓迫，仍構成政治思想之分線，而容納一種抗拒暴力障礙的輿論。我們可以說歐洲重獲自由之最大希望即寄於此。西方民主國當可歡欣鼓舞，在侵略的境界內獲得無數擁護者。這些擁護愛和平，繁榮與自由的心情（因為他們這種幸福已遭剝奪），實不下於一般至今仍安享此樂，以及正

和平，繁榮與自由而戰的人。

事實上，歐洲的外交政策主要仍須視其力量而定。但是很少人能認識這種力量非僅限於各國表面上的戰關。例如，一個國家的軍權經過大規模的、迅速的、甚而劇烈的改變後，其戰關力究如何？在戰時，國家的經濟強弱，對於這種戰關力，也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因素對於我們的估計有何影響？政府的制度與內政的進展，對於國家在危機或戰時的自衛力，亦有同樣積極的影響。軍人固深信獨裁制能予國家以顯著的優勢，使其在備戰與迅速的戰略調動方面，均能凌駕民主的敵人；但他亦須知，戰事一旦爆發，勝負必操於人民堅強團結，激於自動的（非強制的）熱誠而戰之國家，祇要其設備不至過於拙劣而已。在本書中，南諾氏已供給我們許多材料，使任何人都能正確認識今日全歐之形勢，南氏更指示我們許多足以影響大局的大小事件。此外還可加入若干廣泛的觀察，這兩種觀察則由一九三九年春英國政府實施新的歐洲政策所引起，而足以顯示聯合國人民之期望。

英國之再度覺悟

一九三九年夏末，歐洲呈現出一種極度殊異的局勢，這種局勢甚至阻此一年前已能逆料。它與一九三六—三七年可悲的混亂情形適得其反，它顯示出一種穩固的充滿均勢的動態，這種均勢的動態假使能繼續較久，當可使和平陣線重建絕對的優勢，超越當時威脅世界和平的國家的聯合力量。但好侵略的德國，仍難免離一着，認識時機之不可失，於是驕然發動戰爭。不過德國之在此時發動戰爭，其情形遠不如一九三九年最初數月時之有利。那時歐洲似乎只有一個集團存在，就是擁有人力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實則以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數較為確實）的「羅馬柏林軸心」集團。這個集團雖曾信誓旦旦，為共同目的之進行而努力，但對其同伴意大利則毫無利益可言；同時，自穩種預兆觀之，羅馬之前途恐將較過去更屬渺茫。五月後，軸心的合作更進而達到完全軍事同盟的程度，正足以顯示德人積極侵略的野心。

集體安全之重要

自國聯集體安全組織（以一切國家在一切情形下聯合抵抗任何侵略行為之假定為根據）瓦解後，歐洲對於

獨裁制統治歐洲大陸的新企圖，遂不復有集團之抵抗力。今日幸虧英國已恢復其敏銳的政治現實主義，使德國擴張政策的重壓力孕育出一種反抗的精神，使強大的自衛集團驟然有成為積極組織之勢。這就是新集體安泰的機構，較過去的集團更可靠；因為它所根據的，並不是為抽象觀念而戰的國家理想主義，而是各友邦各自的利害關係。在這集團中，各國員可互就其實力、軍事、經濟與政治而商榷，並能預行決定在共同抵抗公敵之時，如何利用此等力量始最適當。

歐洲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變化？一九三六—三八年間的混亂，實由左列三主因所造成。

(1) 誤信多數國家如能矢誓共同抵抗侵略，則各國將無須以其金錢維持強大的軍備。

(2) 誤信英國之提議，企圖於一九三五—三六年對意實施「制裁」。

(3) 歐洲最強之一國深悉第一項之謬見，於是重整強大無比的軍備，實行以武力強制局勢變更的公開政策。

一般人均因一九三五年各國正在圍坐高呼而鮮肯攘臂而助之時，英國未能竭力接受挑戰，遂以歐洲秩序之破壞歸咎於英國；我以為這實在不公。英國設肯擔任歐洲保護者之職，能否更利於其本國；又英國於擔任斯職之後，其菲薄可憫的軍備能否與所擔任之任務相稱，這兩點都在本章討論範圍之外。這些都是臆測之談，未來的歷史家必能確證之。但有一件簡單的事實，就是三年來，歐洲其餘各國已促使英國放棄其幻想的孤立，而接受領導之地位，並以爲英國對於此舉，縱不爲歐洲着想，亦當爲其自身着想。

但我們不明白，為什麼英國人視德人侵略與佔領捷克在波希米亞與摩那維亞的貧瘠土地之罪狀，更重於匪此一年前其對奧大利之同樣行爲。根據此點，我們或可以假想美國如吞併坎拿大，當可因種族言語相同之關係，而視爲正當之舉；反之，美國如吞併墨西哥，則因言語種族之異，而成爲犯罪行爲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國之進佔格，遂使英國政府認識德國之目的在統治全歐；同時亦使英人覺悟德國這種統治勢力將威脅其本土與帝國；因此使她立時認識其向來所持的歐洲政策有根本改變之必要。於是

在三星期內，英國首次發動其對歐洲的軍事保證。又在局勢更嚴重的其後六星期中，她把這種連繫的保證制度自波羅的海南部擴張至地中海東部。英國舉措對於被威脅的歐洲，實無異於以氧氣拯救溺水的人。

巴都的夢想實現

自己故法國外交部長巴都(Barthou)以其理想提供於英國後，越五年，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始贊同——實即創意——締結一互相保證的東方協定。根據一九三四年巴都的建議，英國首與德國當時之附庸波蘭合作。一九三四年，法國政府曾明白表示欲與東歐各國建立防禦同盟之組織，俾能有效的聯合抵抗德國的擴張主義。這協定的參加者有蘇聯，波羅的海各國，波蘭與捷克。但英國不願與聞此議，除非德國也被邀參加此互相保證之約定。當時奧大利雖尚獨立，而意大利亦顯然與贊成維持現狀之列強合作，但德國終以種種藉口窺避此項一切提議。

那時候，英國政府還不相信希特勒的德國有侵略之企圖，而以為德國或許由於某種青年的熱烈情緒，由於某種合理的期望，欲使德國恢復其與他國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容許德國人藉口其已為一九一四年——一八年間之戰勝——所包圍，實屬至愚之舉。五年後，當重要的中歐防禦堡壘不戰而降，侵略者備戰已達於最高度的時候，英國即採取巴都的政策，而希特勒則動員其整個宣傳機構的力量，高呼「包圍」！聲徹雲霄。

我們應該問問（縱使德國的總理和他的部下不肯給我們以適當的答覆）：「你們所謂「包圍」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這樣的情形下，「包圍」這種政策才成爲一種罪狀？」

包圍：侵略與防禦

世人對於德國之置前捷克國於不牙之中，究竟有沒有予以贊同的注視？德國這種行動，已引起其必然的結果——消滅了一個小獨立國——於是更進而以其強大的武力與喧噪惆悵並施的宣言相和，而伸展至波蘭獨立國之四週；我們是否仍視為自然的演進？又假使有些國家，鑑於他們中間有一個危險的罪犯，因而互相團結，作共同防衛之行動，則德人是否自視其暴行為正當，而歸咎於這些謀自衛的國家？歐洲已有幾個國家犧牲。國際

間唯一的職責厥爲使尙存的國家，共組一防衛集團，俾阻止德國更進一步的掠奪。所謂共同利益集團的軸心國家，現正採取一種侵略的包圍政策，對付一切中歐與東南歐國家，這是衆目共睹的事。同時英法顯然已在此多事之大陸一端至他端興建防禦工事，以阻止匪徒之橫行。只有最無恥的曲解事實者，才視英法這種行動爲準備以武力妨礙德意自以爲正當的行動。

慕尼黑協定的大欺詐

上面已經說過，新集體防衛組織之得以成功，實由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德軍之進兵普魯格。但假使在六個月前的慕尼黑會議中，西方民主國沒有受到一種毫無疑義的欺騙，則他們的反響，還不致如是積極。西方民主國曾在慕尼黑簽署條約，以期避免戰爭。但現在他們可以認識勝利的德國在條約上所要索的條件，正無殊於戰事業已發生而爲德軍所勝。

德國在慕尼黑協定上所要索的條件，其唯一的目的在改善其物質與戰略的基礎，俾將戰事進至次一階段。慕尼黑協定平定簽署之日，法朗克府報即以極端坦白的態度明示此意。它以勝利的語調宣佈：『歐洲的政治與戰略地圖已根本改變！』這就是德國真正目的。稍後，該報更坦白陳述德意志帝國各領袖對慕尼黑協定後果之觀察。在德國四週，戰略位置已根本改變。他們以爲德國之突破東南歐，已對反封鎖方面獲得保障，德國在東南歐的霸權，將永遠確立不移，『沒有一樣東西能阻止德國向其目標邁進。』在另一方面，德國的盟友意大利，則成爲地中海的統治國。

慕尼黑協定後，第三帝國即不絕高呼：『勢力均衡既已發生根本與最後的改變，西方列強必須以歐洲的霸權拱手讓與德國，西方列強必須放棄其沒有機會成功的抵抗。』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德國如何繼續誇示其強大的力量與外交上的成就，使西方列強陷於被催眠的狀態。本書各章可使讀者自行判斷事實上對於德國這種誇張的證明程度。但我們必須注意，羅馬柏林軸心的組織顯然是更由於軍事與戰略上的需求，意大利所擔任的角色是服從的僕役，匈牙利尙無力採取積極的反抗政策；而巴爾幹則仍未能英法的保證下而鞏固。我們也注意

到，當軍事壓力暫時中止之時，強大的經濟戰與宣傳戰必將加倍活躍於歐洲各地之中。

可惜太遲了！

但不幸，英法的主動步驟實行得太遲。假使在早一年，東歐防禦陣線必能築自西南方的阿爾卑斯山脈（Alps）而達東北的波蘭走廊。甚至在一九三九年度，防禦同盟的前線尙自北方的里加灣（Gulf of Riga）而達南方的科佛（Cottin），再加上波蘭一半的國土（包括其首都）在西面構成一道堅強的防線，而土耳其則掩護其東南翼。但是多瑙河中部要害之天然保護者，波希米亞的強大堡壘已歸強大的侵略者所有，而維也納與波希米亞最重要的鐵道車站亦爲其所掌握。德國若能佔領布達佩斯，更可使此等鐵道車站成爲一系列的交通線。

凡此種種情形，對於軸心實有顯著的利益。我們如欲研究目前的情勢，更須對歐洲大勢作適當的觀察。距戰事爆發前數星期，此項抵抗歐洲急劇變更的勢力，似可由英、蘇、法三強組成。對此集團，波蘭已成爲東面的前線，羅馬尼亞與希臘則爲南歐的前哨，而由東面強大的土耳其支撐之。在這計劃中，英法之視荷、比與瑞士，正如蘇聯之視波羅的海各國——換言之，荷、比、瑞三國將爲民主的中立國，竭力反抗德國的統治。

這種防衛組織本不易成立，但因波蘭現已認識其在一九三八年捷克危機期間之態度，已使其於一九三九年自貽伊戚，成爲德國的第二犧牲品；因此共同防衛或有可能。德蘇間似不再能保持其均勢。波蘭既須在兩方對付德國的挑戰，當更應與蘇聯接近，藉此獲得蘇聯的支持。由此我們可以認識英、法、蘇共同抵抗德國侵略的策略對於歐洲是如何的重要。

英帝國的新前線

當一九三四年鮑爾溫（Stanley Baldwin 今已封爵）宣言英國之前線在萊茵河上的時候，他僅大略說明必須沿此線建築和平陣線的西方屏障。直至一九三九年春，英國歷屆政府皆拒絕參加一切在東部建立同樣工事之計劃。他們引鮑爾溫爵士其後的勸告爲其行動的根據。鮑氏警告他們：『提防你們的戰壕！』他們都認爲這道

戰壕便是圍繞英倫三島的海面。及一九三九年，英國的政策已轉而為建築新防線，並在維斯杜拉（Vistula）與多腦河下游挖掘新戰壕。

歐洲已有許多國家因興建與防守此等防線而改變其政策，撕毀舊條約，並加入新協定。在上次大戰時，土耳其曾以最激烈的態度追擊強敵，但今已自願藉英法在地中海上繼續的優勢而保持其利益。因此戰後的敵意已因英土、法土互助協定的新友誼而告消滅。

這些陣線重訂後，歐洲的多腦河國家似已在土蘇聯合贊助之下而益加團結。為着鞏固這個防衛集團（可能包括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希臘在內），是否一國對於他國須作某種讓步，尚不可知。舉例而言，蘇聯似未必會因欲恢復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或獲得布柯維納（Bukovina）而進侵羅馬尼亞。在另一方面，假使巴爾幹集團能確知蘇聯的政策主要是反抗德國的擴充主義，而獲取利益僅屬次要，則羅馬尼亞或會以接受蘇聯的「和平修正」建議為穩妥，而藉此祛除與其隣國摩擦的原因。

東西兩歐將由此解決其舊有的糾紛，而一致應付共同之挑釁。

那一國能維持中立？

在這次戰爭中，究有那一國能維持中立？一切在傳統上保守中立的國家，其地位已有重大的改變，而其整個中立觀念亦隨而改變。在一九一四年——一八八大戰前以及在大戰期間，中立國的政策均以若干固定的假定為根據。她們自以為既不受大國的威脅，也沒有一國蓄意吞併她們。因此她們的外交政策都帶着一種安全的見解，以為無須維持強大的武裝部隊。甚至在國聯集體組織之下，直至一九三六年這種組織因糾紛而告瓦解之時，各中立國雖均拘於盟約之共同義務，其基本觀念仍絲毫無改。但今日這種陳朽的假定已全部推翻了。在這次戰爭中，「中立」已非出自有關國家之願望，而實為一般積極備戰國家的參謀部的作戰計劃所支配。

一九三七年杪與一九三八年初，德國的主要軍事定期刊物德意志軍報（Deutsche Wehr）曾刊有一系的連續論文，題為「中歐軍事範圍」，以「預言家之識力」與精確，預示德國外交與戰略未來的一切步驟，如吞併

奧國，瓜分捷克，拉攏匈牙利，以及大舉侵略巴爾幹等。這些預言果於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間一一實現。根據這些有所秉承的論文所預示，除奧大利、捷克與匈牙利外，「中歐軍事範圍」復包括波蘭與波羅的海各國以及除土耳其外的巴爾幹各國。甚至荷蘭、比利時與瑞士等傳統上保守中立的西歐小國，亦被括入其中。這就是納粹所希望建立的大日耳曼均勢。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中立，僅在某等固定的苛刻條約下始獲承認，但這些條件決非有防衛能力的國家所能接受。

沒有一個國家能置身歐洲漩渦之外

德國的外交政策與戰略並不認識中立的意義。因此在今日，採取中立政策的國家，祇不過等於暫時不加入任何方面的同盟而已。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在戰時置身於歐洲其餘國家之外。荷蘭、比利時與瑞士對於西方列強，波羅的海各國對於蘇聯，在戰略上各有極重要的關係。

遠在本年初，莫斯科即已認識波羅的海國家之重要。蘇聯於是乘德國急欲避免兩面作戰之際，藉直接之協定與德國不得不給與的承認，而在波羅的海各國建立其防禦前哨地。蘇聯以中立之姿勢，而不讓這些波羅的海國家守其中立。但等到德德自知實力充足之時，又有誰能擔保這些波羅的海國家不關為戰場？它們顯然是列強互弄手段的焦點，而它們的中立，亦僅在利於此等列強中之一方或雙方條件下始獲尊重。其餘大小中立國的情形亦莫不如是。

實力的比較

列強的防禦同盟已獲得無限的援助，並能作無限制的擴張。防禦同盟是普遍的，故可包括一切準備保護其獨立的國家；它不是一個以理想為根據的集團，故能包括一切政治與社會構造相異的國家——包括民主政治與極權制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

反之，侵略者吸引擁護者的能力，自始即屬有限。它與同盟國相反，決不能拉攏一般在政治傳統，民主主義或社會構造上與極權納粹的進展相悖的國家。第三帝國雖準備使這些新同盟國立即接受其對生命與政策之支

配，但她們的國家觀念極高，決不會盲從牠。自衛意識堅強發展的民族決不適於爲德意的伴侶。
聯合防禦的重要

爲抵抗德國的挑釁，這防禦集團務須宗旨一致，行動一致，並迅速達到準備之最高度。第三帝國藉其在中歐的地位，並藉其軍備業經發展的陣綫，當可迅速打擊同盟軍前綫的任何弱點。這些弱點多起於一般國內尚未統一，未能完滿解決少數民族問題的國家，或起於因外國巧用其宣傳，擴大國內紛歧，以及國家經濟因濫用補助金，濫行外匯管制與交換制度而遭損害的國家。

以單獨一國而論，目前第三帝國在武力上殆冠絕全歐。與東南歐各國相較，第三帝國的優勢可謂所向無敵。無論那一國單獨對德抗戰，德國強大的人力與侵略的設備必能取得決勝權。但幸賴英法的發動，使德國未能單獨處置任何國家。攻擊一個國家，不啻就是使許多國家反攻的信號。

根據這點，西方的工業古國必須分負東方農業新興國家的負擔。這些農業國處於戰鬪中的緊張地位，都是英國的重要同盟。故保護東歐，保護通至中東、印度與其他地方之道路，即無異保護英帝國本身。從遠處觀之，波羅的海國家之重要亦不亞於東方國家；德國若能佔領此區，一方面可直接威脅蘇聯的利益，他方面也能增強德國的海上方量，這種形勢對於納粹久欲消滅的大海軍國有很大的關係。

在威廉第二的計劃中，有一項是藉口波羅的海國家原屬「日耳曼古帝國」而企圖併一切波羅的海國家於德國霸權之下。這計劃曾在布勒斯特（Brest-Litovsk）中實現。在韋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之初期，德國戈爾茲將軍（von der Goltz）麾下的志願軍和「波羅的海的男爵」的傭兵，曾盡力企圖保存其在波羅的海海岸所佔領的疆土，並欲消滅拉脫維亞（Latvia）與愛沙尼亞（Estonia）二新共和國。第三帝國曾以加強的動力實行凱撒的意旨，但終因俄國的壓力而放棄此議。

有多少帝國？

在蘇聯與土耳其的支持下，東歐各國對於軸心國壓力——非僅在軍事方面，亦在政治經濟方面——之反抗，

最後尚有賴英帝國之生存。我們常聽說，在這世界上，一切國家均可生存，仍有擴大未經開發之土地。但我們可以捫心自問，在這世界上，有沒有兩個世界帝國——一個是自由的民主的帝國，另一個是納粹法西斯極權的帝國——並存的餘地。我們確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納粹德國的答案必然屬於否定方面。因此正如歐洲各國現已充分認識其危險，而以較十九世紀以及一九一四——一八八大戰時更熱烈之精神，為國家之自由而從事戰爭，英帝國亦傾其全力以謀自全。

不久以前，德國的主要軍報曾預示法西斯國家勝利後被征服者的意義，據稱：『在全面戰爭中必須有全面勝利。而全面勝利的意義就是全面毀滅——就是戰敗國完全與確定的自歷史上消滅。故戰勝國可不必交涉和平條件，祇須按照己意而強定之。這種戰爭實無異於對恐怖的與不可挽回的永久，實行大規模的殊死戰。』

法西斯主義是納粹主義的模型。它在開始時，原是一種鼓舞國家意識的國內運動，但現已成爲一種以統治全球爲目的的暴政工具，致使向來擁護此種國家主義的歐洲各國紛紛反對納粹法西斯國家。列強既已得有警告，而自西班牙而迄斯堪的那維亞的小國亦已認識其本身的危險。因此今日處境最危險的國家恐怕要算是一船傳統上守中立的最小的國家——荷蘭、比利時與瑞士了。因為她們既占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而她們的薄弱，又足以使野心勃勃橫行不法的國家躍躍欲試。自本年以來，匈牙利、羅馬尼亞與希臘所遭受的威脅即已顯然易見。

誰與英國並立？

我們已知道，英國之保護整個現存歐洲機構，實亦無異於保護其本國。然而在這情形下，英國能與誰全力合作呢？我嘗試作某種廣泛的指陳和推論。我們如欲獲得充分的判斷，首先應研究歐陸的詳細情形，南歐與北歐的X光線下的歐洲（X-Ray of Europe）確是一本有助於我們達到此目的的參考書。此外還有一個英國人認為當然的問題，卻值得考慮一下。這問題就是：為什麼歐洲大陸被威脅各國如此重視英國的援助？她們曾經譴責她聽任並默許她們所倚靠的聯盟組織崩潰？她們譴責她對德國重整軍備，對德國在萊茵區軍事化，破壞羅德

洛條約 (Locarno Treaty) 之保證以及吞併奧大利等行爲，與以柔弱的反應；她們也譴責她與法國互相勾結（她們確以爲如此），寧拘捷克於縲絏中，而不願接受德國的挑戰。

在一九三九年以前，被威脅各國或以爲英國的保護已失去其舊有的價值；以爲（正如軸心屢次告訴她們）英國本身已陷於筋疲力竭的地步。但到了一九三九年春，已莫有持此論者。其中有若干理由很顯明。她們已知道英國已決定從此不再如一九三八年秋之受人愚弄；她們知道英國確已不顧一切代價與任何困難，而着手重建其戰鬪力。他們也知道英國這種行動，非由任何國家之督責，實因其已認識保護本土，保護帝國，保護生活之標準以及其人民一切所珍惜之物之必要。

他們知道在未來關爭中——在德國著作家所預示的殊死關爭中——財富與資源最後必更重於曾經戰爭大量消耗的國家的初期殘殺。英法擁有這種財富。他們甚至已認識，假使強大的美國終有出而援助任何方面之日，則其所加入之新力將屬於此一方面，殆無疑義。

在這裏因爲限於篇幅的關係，故未能詳述英帝國的實力。但我們可在此略述英國在其本土內所控制的重要金屬、礦物、橡皮、紡織原料與糧食，實較世界任何單位更多。在船運方面，僅聯合王國方面，即已擁有商船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而保護航綫之海軍，已建造或正在建造者則達排水量二、〇〇〇、〇〇〇噸。英國加拿大與澳洲的工廠，正大量製造飛機，以迅速擴充其空軍，其飛機的型式亦較任何國家爲進步，目前已可與德國工廠之生產率匹敵，不久且將超越之。同時英國亦在建立一強大而不可侮的陸軍，以保護帝國之大陸，並增援歐洲大陸的同盟國。

縱令英國嚴格按照財政的原則，採取保守的慎重態度，當仍有餘裕援助其新盟友，並能迅速增加其宣傳費用。因此英國已在各方面與敵作戰。

除此一切物資外，英國更有一同樣重要的條件，促使被威脅各國紛紛加入聯軍。這是一件奇聞：慕尼黑協定最後竟促成巴爾幹各國對英國的信任。她們由此知道英國既無掠奪與利慾心，亦無藉詞從事於爭取霸權的戰